

《目击:杭州一场中老年相亲会》后续

面对更复杂、急迫的中老年相亲,资深红娘支招

大家不要过于考虑条件 谈得来最要紧

本报记者 张蓉 陈曦

自2011年,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成立以来,已有500多位5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前来登记,其中,70岁以上的人有近200位。男性人数是女性的两倍,最大的男性85岁,最大的女性75岁。

在杭州,公益红娘不少,但愿意为中老年人介绍对象的却不是很多。

“他们年纪偏大,但要求可不低。”凯益荟老钱红娘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俞朱美有些感慨,说:“中老年人更现实,他们的要求其实比年轻人更苛刻。”

作为杭州“金牌红娘”,黄龙洞金大姐促成的姻缘已超过4位数,但其中成功的老年夫妻却寥寥无几,她明确表示:“六七十岁这一批老头老太太我是不碰的,麻烦事多。”

中老年相亲场自然不乏各种套路。更有甚者,当过多考虑现实和经济利益时,一些中老年相亲开始有些变味。

由此,一些从业多年的中老年相亲人群的红娘和机构建议,岁月已近黄昏,大家不要太过于考虑条件,谈得拢、合得来才是最要紧的。

红娘支招一

相亲前 要先和子女沟通

“六七十岁这一批老头老太太现在我不碰的,麻烦事多。”一提及为老年人相亲,金大姐连连摆手。

在金大姐看来,最大的问题是子女的反反对,而他们反对的最主要因素往往涉及财产分割。

前年,有位老太太找到金大姐,表达想找个老伴的意愿。“69岁,丧偶,有房,一儿一女,儿子在国外,女儿在杭州。本人蛮漂亮的,以前是个老师。”

经过评估后,金大姐为其介绍了一位条件匹配的男士:71岁,国企退休,离异多年。两位老人见面后,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

不过,后面的发展并不如意。

“老太太的女儿来我这里吵了好几次。她说,我妈妈不用嫁人,吃穿不用人照顾,嫁个老头,没意思的。”

不仅老太太子女找上门,老先生的两个儿子也相继登门,“我老爸年纪大了,有老年痴呆的,你就不要管了。”

在“轮番轰炸”中,金大姐找到了原因:男方在杭州市中心有套98平方米的房子,两人登记后,女方就享受了房子的部分继承权,儿子不愿意。而女方女儿,也不希望自己妈妈的房子被人分。

“本来觉得是做了件好事,结果到了子女那里,就变成做坏事了。”从此以后,金大姐选择避开前来相亲的老年人群。

金大姐坦言,不是不愿意为老人们牵线,而是希望他们先与子女沟通。如果有子女陪着过来,提出希望帮父母牵线搭桥,她肯定接收。

“子女都反对的,来相亲没什么好结果的。”金大姐快人快语。

但实际上,从金大姐的数据库中,记者得知:至今,子女找过来的帮父母相亲的一个都没有。

红娘支招二

谈得拢合得来 才是最要紧的事

走进公益红娘服务中心的中老年人,大多在内心对未来的老来伴,勾勒过理想轮廓。

“男性大多是找个陪伴,希望找个漂亮的,而且越年轻越好,要求对方年轻10岁,甚至20岁以上,这都是普遍现象;女性大多是找个依靠,希望男性比自己3~5岁,又有经济实力,因此,职业上退休公务员和老师比较受欢迎。”俞朱美总结道。

在房产、退休金等硬性条件上,中老年男女普遍各有要求,“不仅女性会提出要找有房的,三分之二的男性也会要求女性有房。同时,男性希望对方有稳定的退休金,基本能养活自己,而女性则希望对方的退休金越高越好,每月四五千元是基准线。”

无形中,这群上了年纪的单身男女也合力造就了一条中老年相亲规律——都不太想找离异的,会优先考虑丧偶的;喜欢对方没有子女的,或者退而求次选择子女已成家、独立生活的,再次一点的选择就是对方只有没成家的女儿,而不是儿子。

“男女双方,各有各的挑剔。”做公益红娘两年多,俞朱美已明显感觉到中老年男性与女性要求的“两极分化”,“有些人在我们这里登记了近十年,都没找到合适的老伴,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一些要求不在情理之中。”俞朱美叹息道,“你看,有些中老年男性要求对方比自己年轻15~20岁。如果是年轻的时候,这都相差一代人了,哪有人愿意呢?”

俞朱美告诉钱报记者,即使突破种种障碍,最终找到合适的老来伴,顾忌到子女和财产,大多数中老年人也会选择不领证,只是搭伙过日子,或者在登记前相互签订财产分配协议,各不相欠。

“其实谈得拢、合得来才是最要紧的。退休以后,工作、学历其实都是次要的,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也不要因为自身条件好,就三心二意,还是要专一些。”俞朱美说。

红娘支招三

提高警惕 看清相关证明再接触

“人人渴望幸福,可不少人却不愿意多付出。”俞朱美一语道破中老年人相亲中的某些心态。

当过多考虑现实和经济利益时,一些中老年相亲往往变成了赤裸裸的条件交换。因此,在这个竞技场上,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佯装、夸张甚至欺骗的行为。

有的人为了找到年轻的另一半,会故意将年龄报小四五岁;有的人经济条件不佳,却在相亲场上冒充事业有成;有的人明明在老家已婚,却谎称未婚,想在杭州再找个老伴;也有些人明明有房,却不愿意告诉别人,“宁可低调一点,生怕对方打他房子的主意。”

俞朱美回忆说,去年6月,就有一个令她后怕不已的婚恋诈骗犯来登记。“他长得高,相貌不错,只是有点脱发。登记信息时,他说自己44岁,出身良好,在国外生活了十年,会八国语言,刚回国发展,做建筑设计,年薪150万。”

面对这个能说会道的人,俞朱美几经打量,也没能探出虚实,但始终没给他配对,“他要求也高,希望对方是‘90后’,漂亮时尚,而且高收入。”

直到今年9月,俞朱美才在钱江晚报上看到他的真实信息,“他刚骗了一个单身女性,35岁!他根本不是自己所说的44岁,而是54岁,且已婚已育。他说在外国的十年,其实是因为婚恋诈骗被判坐牢十年,诈骗金额高达400多万。”

“介绍对象是事关人生幸福的大事,我们的工作确实需要更规范。”俞朱美说,他们一直希望能安装上刷脸系统,“希望相关的公安部门及民政部门以后也能给我们一点支持,比如可以查询。这样,只要刷脸就能识别出每个人的基本情况。”

俞朱美也建议寻找老伴的中老年人自身要提高警惕,“最好看看对方的相关证明并鉴定有效性,比如退休证、离婚证等。我们只能把第一道关,最终的关口还是要靠自己。”